

一部文学作品的品质需要用时代的精神尺度来考量,需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民来检验。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褪掉它们炫目的艺术光彩,而当文学史的滚滚车轮来到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在继承中国璀璨夺目的文学传统基础上,创造出更多书写时代、观照现实的精品力作,成为考验每一个文学主体的焦点问题。

从历史角度来看,书写现实、反映现实是古今中外的一个文学传统。人类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这些文明成果大多来自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归纳、提炼。在古希腊神话、悲剧里,众神不是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而是像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爱恨情仇。正是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摹仿”说,认为艺术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各种现实问题暴露出来,一种基于现实题材的、被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无一不是以现实生活为创作之源,他们暴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当我们把目光拉回中国,我们看到了《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和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芣》,杜甫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用血和泪书写出“三吏三别”,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透过《红楼梦》里的荣宁二府描绘出封建王朝的堕落和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在新闻光复传统里,“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都把目光紧紧地盯在祖国的大地上、火热的生活中;把树理把自己视为“地摊文学家”,一心一意地为农民写故事;柳青辞掉领导工作,蹲点皇甫村14年,以一部《创业史》记录陕西关中农民群众的合作化生产和生活;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靠着真实、真情和朴素,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长。可以说,文学创作始终与现实生活同行。

生活实践与文学创作是一对复杂的对应物,两者之间有着一个微妙的接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世界(宇宙)、作家、作品、读者构成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其中的世界就主要指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现实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源头活水,新时期的丰富实践更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富矿。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史,在这么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华夏大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到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小到普通人的生活改变,这些都能成为很好的叙事资源。这其中,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是人民的文学,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意志都需要写作者深入观察。当然,现实实践并不仅仅是人人都能看得到的物质实在,还有一些更深层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精神品质。例如,众多的榜样人物、劳动模范,有的拥有感人的事迹,有的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他们身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情感等中国精神更是值得文学创作者重视。梁晓声的《人世间》就是这样一部紧贴社会历史发展、直面改革开放进程的佳作,该作以几位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再现了近50年来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众多时代命题,这部堪称百科全书的佳作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22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出,受到了广泛好评。这说明,像《人世间》《山海情》《人民的名义》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能够既叫好又卖座,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现实题材在服务时代的同时,也为网络文学打开新的格局和天地。毋庸讳言,在近30年的网络文学发展进程中,玄幻、仙侠等虚构类题材小说占据了网络文学写作的很大一块领地。“穿越”“重生”的火爆,是资本市场导向,读者的娱乐需

网络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依托新媒介,也并不仅在于它与大众化阅读关系密切,而且在于它越来越表现出承载和创造网络世代的新经验的倾向。这使网络文学作家不能被纳入我们在印刷文学世界中所说的“60后”“70后”“80后”“90后”等一系列具有连续性的文学脉络,而是以别样资源的借鉴、“非文学化”的姿态,创造了新的意义系统。

特别是这两年,网络文学在历经十几年的类型化发展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各大类型发展非常成熟,新的类型如现实题材、科幻题材网文异军突起;另一方面,类型变体和元素融合成为这两年网文发展的新趋势。在汲取类型文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在2020年之后的网络文学现场,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网络文学正在呈现不同于印刷文学(无论是传统精英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新的想象和新的表达。当“Z世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主要力量时,网络文学用新的“创意”和“脑洞”的表达,构筑新的时空,勾连新的虚拟和现实的关系,表达网络世代的中国人关于“宇宙”和历史,主体和个体、人类或“后人类”问题的新想象,也以这种方式表达了新世代的“现实”关怀。

**想象中的“现实”:时空重建的意义指向**

当《开端》让李诗情与肖鹤云一次次地回到运动着的车厢内,网络文学有关时空建造的新经验已经通过影像呈现于大众面前。“时间”可以是连接两个空间的线索,一头是1940年的上海29号弄堂,一头是2021年的盛世都市,《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反映出新的沪地书写以呈现时间流速的奇迹。又或者时间的这一头是2019年的南京,那一头是“末日”之下2040年的南京,以“老古董”电台为结,引渡新的时间法则,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编织了梦幻的时间,以柔软的人类情感改编时间的线性因果律,重新勾画了如幻如织的生命时间。网络文学中城市书写与时间触感的变动,为新世代架构了新的故事场

##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前景广阔

□ 晓原

求与对现实的回避,作者的写作能力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目前,虚构类题材类型化严重,重复度极高,明显影响了网络文学的丰富度和生态环境,既限制了网络文学创作的高度,也无法承担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担。相对而言,现实题材更有利于发挥网络文学作家的长处,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在数字时代继续攀登高峰。其实,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并非新生事物,网络文学诞生之初所指向的正是与人民联系紧密的社会现实、情感现实。曾入选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大江东去》展示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企改革、农村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艰难发展和痛苦转型,《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七月与安生》《失恋三十天》是赛博空间里关于爱情、友情的宣言,《杜拉拉升职记》《橙红年代》《裸婚时代》则是对社会、职业和人生关系的思考和追问。只不过,这一时期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是自发的,作家借助网络铺陈体验,抒发情感。自2015年起,网络文学受到官方重视和引导,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进入自觉时期。一大批关注现实和讴歌时代、歌颂党、礼赞祖国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出来,尤其集中在改革开放(《浩荡》《深圳故事》)、扶贫攻坚(《故园呼唤》《扶贫路上》)、乡村支教(《明月度关山》《大山里的情书》)、抗疫救灾(《白衣执甲》《踏月归来》)、科技发展(《大国重工》《重卡雄风》)、公安干警(《写给麒麟先生的情书》《朝阳警事》)、医疗战线(《大医凌然》《手术直播间》)等题材领域。因而,与玄幻类网络小说“避实向虚”相比,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和发展规律对问题和矛盾“正面强攻”,为网文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了创作类型,为作者想象和成长打开新的空间。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的扶持、鼓励和推广。2015年以来,在中宣部指导下,国家新闻出版业和中国作协连续三年举办了“年度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此后又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和“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



推出了《复兴之路》《白纸阳光》《南方有乔木》《太行血》《传国功臣》《我不是村官》《王谢堂前燕》《樱花依旧开》等近百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力。同时,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有关部门通过举办“网络文学+”“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年度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等活动推选作品,鼓励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使得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趋势日渐明显。正是在各方的努力下,反映新时代美好生活、弘扬传统文化和突出社会正能量的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倡导和评选,能够对网络文学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使网络文学在创新中、在拥抱现实中、在反映现实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 迭代的网络文学创造“文学新代际”

□ 李玮

域。而新世代的生活遭遇与成长体验就浮现于此。网络文学已经成为青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祷君的新作《开更》关注到新世代生活背景的变动,以网络文学为话题切入青年群像,网文作者、游戏玩家、网剧编剧,既有关个体的人生、婚恋、职业理想,也着重表达着“连载”“断更”“氪金”“魔改”等新世代生活的重要经验。蒿里茫茫的《早安!三国打工仔》让女主陆基鱼在“咸鱼”“躺平”的“佛系”梦想中屡屡失败,主动长剑出鞘。赵熙之的《小镇做题家》以意识流的手法展现了长于繁华年代的青年在面对父辈期待、“标签化”和“被动社交”时的苦涩心绪,被裹挟着却又无能为力的心理现实。可以说,网络文学在展示着一场新的都市景观,既有“网暴”等问题叙述叙事矛盾,也有“悬疑”“悬疑”,也有以人间烟火进行浪漫叙事的豆瓣“言情”,形态重塑的时空之下,“Z世代”青年在一系列新的成长体验与社会症候中给出了自己有关“意义”的答案。

**虚拟中的“现实”:赛博空间的多维折射**

入选“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的“元宇宙”成为近期新兴的网络文艺话题,如果说“元宇宙”是以前沿的数字技术牵引赛博空间,网络文学则是以古老的方字符号创造一个新的符号世界。在“表”与“里”的多维命题下,“表象”与“本质”,“能指”与“所指”,“庄周”与“蝶梦”成为虚拟与现实的一体两面。按柏的《穿越赛博游戏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让读者跟随女主一起陷入辨别现实世界与虚拟游戏的旋涡,探讨“是在感性挣扎中灭亡,还是在绝对理智中重生”的话题,这也正是“元宇宙”问题内嵌的思考。疲惫的《凭本事找骂》的遣词造句尽显“网感”,塑造了一位在网



游世界恣意吐槽,现实生活中却敢怒不敢言的女主人公黛黛,线上线下,两副面孔,展现了都市个体面对现实社会与赛博空间的精神分野。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从现代文明的深处打捞起精神变异的逻辑链,将负面的心理状态具形为精神污染体,孤独、恐惧、忽视、贪婪、失眠,隐喻都市青年的心理问题,虚拟之中迸发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性。无独有偶,与Z世代对于心理现实的关注不同,后来者的《每天都在升级打怪爆装备》将人性中有所失落的一面幻化为“怪”,小的如“甩锅”“负能量”,大的如“三只手”、人贩子,主人公需要用语言或行动将它们“击杀”。在幻想的

在网络女性小说中历史题材备受青睐,它既迥异于男性视域下观照历史的传统方式,也有别于传统女性历史书写中常见的沉重叙事氛围,网络女性小说几乎都是融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与现代女性意识基础上,以浪漫的想法虚构出女性见证历史、参与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传奇人生。因此,它在书写策略上也与二者大相径庭,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历史伦理化、叙述感性化与解构温和化。

### 历史伦理化

无论是以真实的历史时空为背景,如《百年家书》(疯丢子)、《中华女子银行》(不画)、《半月传》(蒋胜男),还是以架空、半架空或者平行时空为背景,如《大帝姬》(希行)、《诗酒趁年华》(我想吃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关关则乱),抑或是以既有文艺作品衍生而来的时空为背景,如《木兰无长兄》(祈褚君)、《明朝五好家庭》(扫雪煮酒)等,网络女性小说在想象与建构历史的过程中,通常都无意深入挖掘和揭示女性的生存真相,也不怎么关注和思考历史的发展轨迹,而是大多选择了将历史伦理化,即通过女性个体的伦理道德取向,让历史成为根植于女性道德责任的历史,从而把女性和历史统一起来。

这大体上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其一,历史主要呈现为女性的道德成长历程,其伦理选择往往是影响历史发展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网络女性小说的历史叙事中,故事基本上都是女性成长史为主线,道德的修炼和提升则是其成长的精神核心,女性一般会经历从个体、家人的切身利益出发,然后发展至自愿为民族、国家贡献力量贡献的阶段。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女性基于道德责任感的抉择,也影响到家族,乃至民族、国家的发展。其中,《大帝姬》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故事将女主人公薛青青的身世之谜置于王朝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讲述了她如何从个人利益至上、只求自保的杀手一步步成长为胸怀天下、抵抗外族侵略的统帅。她的道德自我完善之路,不仅揭开了王朝所谓“忠奸”之争,视人命如草芥的罪恶真相,更是让维护国家利益、尊重个体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

其二,历史不再是曾经的过往,而是个体正在参与其中的当下,并经由当下女性的道德价值取向所展现。这在穿越类小说中极为多见。女主人公由于各种原因,离开自己当下的生活时空,进入到某个历史时空之中,历史因此不再是已经结束、且独立于当下存在的过往,而是仍然显现为正在进行的当下。当女性介入其中之后,她的道德价值取向决定了其看待历史的角度,以及由此所做出的选择。《百年家书》堪称这一书写模式的典范之作,小说叙述了“90后”少女艾珈如为意外,穿越到“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沈阳,随之经历了血与火交织的14年抗战生活的故事。对于艾珈来说,抗战不再是与自己无关的文字和影像记录,黑暗血腥、苦难深重的一幕幕都是她所亲历的,与她曾经习以为常的盛世繁华、幸福安稳形成强烈的对比,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情怀于是被彻底激活。她义无反顾地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投身于国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胜利之路。

伦理化是中国古典文艺偏爱的叙事传统,历史伦理化在此基础上,拓展了其表现形式和内容,并融入现代女性意识。这既符合当下女性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又可以给予其心理慰藉,因而受到众多女性读者的喜爱,在网络女性小说创作中必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存在。

### 叙述感性化

在网络女性小说历史叙事中,叙述感性化是一个极为普遍且显著的写作特色,与历史伦理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小说,以及《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明清世情小说的影响。

它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注重对女性个体生活的完整性

## 网络女性小说中的历史叙事策略

□ 王萌

和连贯性,以及以女性为中心的各种人伦关系的书写,酷爱对女性日常生活进行重复化和琐碎化的细描,历史经常被碎片化后点缀其间;与此同时,还较为关注女性的情感体验,偏爱以女性的主观感受来代替客观反映和理性分析。例如在《清穿日常》(多木木多)中,故事以日常饮食为切入点,围绕着平民饮食文化与贵族饮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碰撞和交融,讲述了女主人公李薇从格格到宠后的家常生活及其心路历程。其间所涉及康熙、雍正两朝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斗争,也大多散碎地通过李薇的视角,从家庭关系的角度进行解读和评判。

其次,叙述态度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网络女性历史叙事中,虽然绝大多数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是在对女主人公的言行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进行描述时,常常会放弃相对客观中立的态度,更多的是站在理解、甚至是认同女主人公的立场上。如此一来,即便女主人公对伦理道德规范有任何偏离或违背之处,也都会被弱化;而符合主流价值观和女性读者期许的则必然更加凸显。《花开锦绣》(吱吱)、《盛华》(闲落落花)、《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作品在此方面都处理得较为出色,这就导致不少女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道德与情感的天平不由自主地向女主人公倾斜,继而可能达到叙述者所期望的伦理认同和情感共鸣。

叙述感性化或许在广阔性、深刻性和逻辑性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不过却能够使作品具有别样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助于增强女性读者的代入感、提升阅读兴趣。

### 解构温和化

对传统男权文化的解构,可谓是贯穿了纸媒女性历史叙事的发端历程,至网络女性历史叙事兴起后,自然也延续了这一创作倾向。不过,它一般并不选择纸媒女性书写的惯用模式:在充盈着苦难与血腥的历史语境中,注重凸显传统男权文化的残酷,以及女性反抗和颠覆的艰难与痛苦,而是喜欢采取温和的姿态,在虚构的历史中将其轻松解构,同时还完成了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木兰无长兄》即是一典型例证。

小说以古典诗歌《木兰辞》为创作背景,从花木兰解甲返乡后开始故事的叙述:花木兰不但无法再适应百无聊赖的乡村生活,并且还饱受各种流言蜚语的困扰,遂郁郁而亡。如此开端,叙述者以合理而新奇的想象,虚构出花木兰归家后的惨淡境地,解构了原诗欢快自豪的结局。在叙述者看来,当女性为了符合传统男权文化的期许、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之后,往往就只能成为一种尴尬的历史存在。但是,叙述者并没有因此而大肆渲染女性的悲惨遭遇,更没有将之强行归于传统男权文化的禁锢,而是着重从女性自身寻找原因,反复强调女性自己欠缺独立强大的精神世界,才是造成悲剧的关键所在。所以在解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偏激与戾气,随处可见的都是悲悯与反思。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叙述者的解构没有止步于此。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叙述者还拆解了女性自以为是的建构:现代女法医穆兰穿越成为花木兰,并意外回到木兰从军前夕,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复制木兰的传奇经历,结果却在骄纵自负中很快阵亡。至此,解构才基本结束,其后是再次重生的穆兰如何真正地成长,以女性身份铸就一个超越木兰的辉煌人生。

显然,两次解构都是聚焦于构建女性的主体性,所以温和的、建设性的反思姿态始终占据主流。这种颇具积极正能量的书写策略,不仅能够带给读者较为愉悦的阅读体验,而且对当下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在历史伦理化、叙述感性化与解构温和化的共同作用下,网络女性历史叙事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从而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造成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流于浅薄、空泛和片面,甚至走向虚无主义,难以创作出立意高远、格局宏大、视野开阔的作品。如何在保持已有特色的基础上,提升对历史的认识水平和阐释能力,拓展历史创作的格局和思路,丰富故事的内涵和意蕴,是今后网络女性历史叙事亟需努力的重要方向。

### 以“非人”观“人”:二次元的真实性

在疫情影响之下,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奇诡多姿的设定隐喻在网络文学文本之中,展示着“非人图式”,而又以科幻类型的表达最为直观与鲜明。《三体》中从未登陆地球的三体星球一次次地着陆于网络文学世界,展示人类文明与“非人”文明之间的照面,彩虹之门的《星空之上》中的这一文明叫做“瑞墨提”。从雨魔的《驭墨斋》到清泉流淌的《不科学御兽》,“御兽文”复兴,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重新出现,在《不科学御兽》的世界里,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山川、湖泊,都拥有超凡进化的可能性,在主人公探索异世界生物前史,遭遇宠兽种族问题的同时,有关自然的“他者”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云住的《霓裳夜奔》将故事放置在基因科技强盛的纪元更迭期,以拟人生物霓裳为主人公,以身体为媒介抵达了一个“第一种人类”与“第二种人类”截然二分的世界,展示了来自外星体的探索种子对于人类的观察与审视。种种“非人”问题都是“人”这一生命命题的反题,“非人”与“人”的界限不在于人的外部,而在于人的内部,无论是宠兽还是外星人,都在以多重的“非人”想象确定着“人”的内部现实,“何为非人”的问题指示着人类在物种之间的位置,也泛起了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浪花。

网络文学的迭代打破了文学代际的时间序列,也改变了文学的发生方式,不局限于文学内部的交互,而是以新的符号编码,以赛博主体之间的互联与共通的表达,创造了新的代际想象,表达了新的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塑造。仅仅用大众文化、资本之手去解释网络文学的新经验也许会浮于表面,其背后所体现的网络社会的情感和欲望表达,虚拟世界的修辞和意义象征,以及全球化/地方化、世界/中国、技术/人文等等思想因素,以及网络文学在整体文化传播中的号召、联结,或者是区隔作用值得进一步被思考和呈现。站在网络文学的前沿,我们可以看到由新世代所写就的网络文学如何面向变动着的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用新的编码为我们编织通向网络新文明之路。